

中外名人傳

(五十八)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六頁)

柳克述(一九〇四—一九八七)

交通大學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
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

湖北省政府秘書長

第六戰區政治部主任

中國遠征軍總司令部中將秘書長

交通部政務次長

交通銀行董事長

立法委員

幼承庭訓飽讀典籍

柳克述，陸軍中將，軍人、政治家，曾任湖北省政府秘書長、第六戰區政治部主任、中國遠征軍總司令部中將秘書長、交通部政務次長、交通銀行董事長、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等職。

柳克述，字劍霞，湖南長沙人，一九〇四年(清光緒卅年)一月十八日生於長沙縣東鄉長橋村，該地為柳家故居。

他的父親柳曙舫，飽讀詩書，專治程朱理學，畢業在鄉里當塾師，作育英才。

柳克述幼時承受父教，遍讀經史子集，國學基礎深厚。

一九一九年初考入舊式四年制長郡中學春季班，為一年級生，入學不久，北京發生「五四」愛國運動，湖南學生紛紛響應，柳克述為初中部低年級生，無法列入學生代表，乃自動與初中低年級生組織「救國十人團」，掀起愛國革新風潮，與同學楊銳靈、陳漢平、宋揚幟、張樹壽等活躍街頭，張貼標語、遊行示威，或口頭演

講宣揚愛國思想，呼籲懲治賣國賊。當時曾自撰詩記其事：

外交危急內爭多，國事艱難可奈何；血性男兒應奮起，齊心收拾舊山河。

詩句平平，但昂揚之志直沖霄漢，出自一位初中低年級生手筆，已十分難得。

國事艱難男兒奮起

一九二二年，柳克述中學畢業，考入唐山國立交通大學，後轉入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修習兩年，自感志趣不合，轉考入北京大學政治系攻讀政治科學。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國民黨，研讀革命理論，尤傾心於實業計畫，認為實業計畫如能付諸實施，中國必可擺脫積弱，重振國運。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師北伐，當時柳克述還在北大讀書，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及愛國心，遍搜世界各國興國繼絕的史蹟，精研博覽，據以撰成一

新

土耳其」及「土耳其革命史」兩書，備述凱末爾領導土耳其革命建國的艱辛過程，於十一月間完稿，一九二七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兩書借鑑取資，對當時北伐進程中，配合軍事，振奮士氣，具有時代意義。兩書發刊後，轟動一時。時先總統蔣中正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重視其英年博學，延聘為官校上校政治總教官。歷時七年，中間曾一度赴英，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一年，著成「世界政治經濟概要」、「英國文官制度」、「英國地方政府」等書。並曾赴歐陸各國考察，寫有「德、英、法、意四國考察報告」、「歐洲教育之觀感」各書。返國以後，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宜昌行轅第二處少將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第二廳副廳長、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秘書處長等職。

追隨陳誠湖北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爆發，中樞遷往重慶，湖北扼長江門戶，戰略地位重要。次年六月，行政院改組，國民政府蔣主席任命陳誠（辭修）上將為湖北省主席兼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邀柳克述任省府

委員兼秘書長及第六戰區中將政治部主任，任內全力動員，投入抗戰。不久，陳誠調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馳赴印緬戰場，柳克述隨往，任司令長官部秘書長，隨軍轉戰五年，參贊戎機，獻替卓著。

一九四七年參加競選立法委員，順利當選，立法問政，歷時八年。同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總團部任職。一九四四年，國民政府為加速打敗日寇，由蔣中正主席號召青年從軍，知識青年聞訊景從，風起雲湧。於是決定編組十萬青年遠征軍，柳克述投身此一運動，編撰「模範叢書」二十四冊，以助長從軍宣傳並激勵青年之士氣；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日，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旋復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並任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青年組織訓練。一九四九年秋，團共局勢逆轉，陳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策畫東南半壁的防務，柳克述又任東南長官公署政務委員。

奠定台灣經濟丕基

一九四九年冬，國民政府遷設台北，一九五〇年三月陳誠奉命組閣，擔任行政院長，柳克述轉任交通部政務次長，襄助賀衷寒部長，奠定台灣省初期的交通建制，爾後的許多交通建設，亦多出自柳克述的策畫，得以逐步發展。一九五三年七月，柳克述撰著「交通政策概論」，一九五五年八月，任交通銀行監察人；一九五七年八月，經蔣中正總統派為出席加拿大首都渥太華（Ottawa）舉行之萬國郵政聯盟第十四屆大會首席全權代表，與于潤生（交通部郵電司司長）、劉錯（駐加大使）相偕同行，回國途中經美、日順道參觀該國的郵政局所；後又奉派出席國際電信聯合會日內瓦全權代表。

一九六〇年六月，在交通部連續任職超過十年，負責規畫交通建設，悉依實業計畫的藍圖，奠定台灣經濟發展的丕基。但由於任職過久，身心疲敝，乃辭職，應聘政治大學及師範大學教授。一九六〇年三月任交通銀行董事，旋被推選為常務董事。

任交銀中油董事長

一九六二年六月，副總統陳誠約見，告以已奉層峰核派，繼趙志堯而為交通銀行董事長，到任時，正值交行在臺復業兩年，草創初期，業務開展不易，柳克述訂下六項工作要點：(一)開拓資金來源。(二)擴大資金運用。(三)充實交行人事。(四)提高交行經營。(五)配合國家政策。(六)促進經濟發展，以與政府四年經濟計畫相輔相成逐步執行，卒使交行步上正軌。一九六三年柳克述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獲選為中央評議委員。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自交通銀行退休。

一九七一年三月，又繼凌鴻勳出任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到任後，積極拓展業務，一九七三年五月五日宣布，青草湖第三天然汽油廠興建完成，六月前往所屬各處視察業務並參觀錦水三十八號井。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准退休。

柳克述在交行及中油董事長任內，仍兼任政治大學及師範大學教授，講授國際法、國際組織及外交史。

平時居家嗜好讀書，亦筆耕不輟，一九七七年五月發表「從卡特的人權號召論

世界人權不可分」。次年二月又撰「中美關係的演變歷史教訓——正視美國親共分子謬論的影響」，七月發表「土耳其革命史序」，一九七九年四月撰「關於五四運動的一段回憶——五四與湖南學生」，一九八一年撰「建國七十年中國民主憲政的發展」，十一月下旬應邀參加各政黨、社團、農、工、商、教育文化及新聞界共同舉行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一九八二年春完成「開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新世紀」一文。一九八六年四月會詠詩慶祝交通大學建校九十週年；一九八七年春，入榮民總醫院，身體尚健，不意突以腦部微血管阻塞，於三月二十六日逝世，享年八十三歲。

勤於筆耕著述甚豐

柳克述著述豐富，計有：「不平等條約概論」(一九二五年，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土耳其革命史」(一九二七年，上海商務)、「世界政治經濟概要」(一九二九年，上海商務)、「近百年世界外交史」(一九三〇年，上海商務)、「國際法綱要」(一九三一年，上海華通)、「政治學原理」(一九三二年，南京中

央軍校)、「英國地方政府、英國文官制度」(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社)、「歐洲教育之觀感」(一九三四年，南京時代公論社)、「建設政治實驗省之理論與實際」(一九三五年，上海東方雜誌社)、「湖南省現況調查暨光復重建綱領」等十餘種。

柳克述畢生服行公職，忠勤奮勉，有為有守，曾獲政府頒授景星勳章、勝利勳章、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及一等光華獎章。

柳克述育有兩子四女，均已各自婚嫁，服務社會，惟次子先逝，賢配周夫人亦於一九八四年謝世，孤影鰥居，於三年後告逝世。(丁慰慈撰)

朱經農(一八八七—一九五〇)

近代教育家

上海教育局局長

教育部司長

齊魯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教育長

光華大學校長

明室後裔寶山大族

朱經農近代教育家，曾任上海教育局

局長、教育部司長、次長、齊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教育長主持校務、光華大學校長、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等職。

朱經農原名朱有疇，後改名朱經，字

經農，以字行，原籍江蘇省寶山縣高橋鄉，在湖南長沙長大及受教育，一八八七年

（清光緒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於浙江省

浦江縣，因其父朱其恕（字仁甫）協助長

兄朱其昂（字雲甫）創辦招商局有功，敘

獎獲授浦江知縣，攜眷上任，故而朱經農

生於浦江。朱家為寶山大族，相傳為明末

皇室流裔，因國亡而逃難海寓，聚族而居

，並以航海經商為業，直至他的祖父朱魁

（字子梅），始棄商入仕，任湖南省教諭

。其父朱其恕遊宦浙江，主持石門縣釐金

事務局，不幸於一八九四年病逝任所，時

朱經農甫八歲，而其父為官清介，身後無

積蓄，家計困難，而朱經農有兄妹四人（

兄有响，字我農，弟有咂，字硯農，妹晚

，字毅農）由母親帶領，返回寶山故鄉，

清苦渡日，一八九六年，朱母深感獨力撫

養子女十分艱困，乃求助在湖南任官的朱

經農三叔朱其懿（字叔彝），舉家遷往長

沙。

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

、學台江標、徐仁鑄皆力主維新，遂使湖

南成為清季的新政中心，時務學堂、湘報

館、南學會等機構，相繼成立；推展新政

的要角，梁啟超、熊希齡、譚嗣同、唐才

常等人，也都齊集長沙，其中熊希齡係朱

經農的姑丈（熊元配朱其慧為其五姑母）

，常攜同年幼的朱經農兄弟參觀時務學堂

的望遠鏡、湘報館的印刷機，以及聆聽南

學會所舉辦的演講，對他們影響深遠。其

後，朱其懿奉命署理衡州知府，戊戌政變

後，朱經農全家隨赴衡陽居住。

湖南就學接觸新學

仁即其一。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爆發，陳寶箴等

人去職，湖南新政瓦解。熊希齡遭「革職

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處分，乃

前往衡陽，開始教授朱經農兄弟學業，傳

授新知。不久，受政變餘波影響，朱其懿

被解除職務，朱經農全家又隨返長沙。

一九〇一年，十四歲的朱經農負笈上

海，原擬就讀南洋公學或中西書院，不意

感染傷寒，幾乎喪命；病癒後，由熊希齡

攜其返長沙，途中得閱新民叢報，深受激

勵。當時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已自西安回

北京，為收攬庚子義和團之役以後的人心

，遂下詔維新，重開學校。朱經農的三叔

父朱其懿，又獲署理常德府知府，熊希齡

即借用知府衙門東花廳，創辦師範講習所

，實施文武合一教育，授課諸師中，不乏

號為「新黨」者；熊希齡又經營啓智書局

，特自上海引入浙江潮、洞庭波、游學譯

編等新書與雜誌，朱經農兄弟因此得以多

方接觸「革命排滿」思想。一九〇三年常

德府中學堂開辦後，朱經農前往報考就讀

，學中與覃振等人常相切磋，革命思想日

益熾盛。時熊希齡在常德主持西路師範學

堂，學生中亦不乏滿懷革命壯志者，宋教

仁即其一。

留日受到歧視返國

一九〇四年，朱其懿釀資派人護送朱

經農兄弟赴日本留學，朱經農先就讀於巢

鳴弘文學院，翌年轉學成城。但日俄戰爭

對覺醒的我國青年，刺激極大，日俄兩國

作戰的主要戰場竟在中國境內，則列強置

我國於何地？孰令致之？日俄戰後，滿清

對收復東三省主權的表現，亦顯得頹喪無

力。種種屈辱與憤懣，使熱血青年益加趨

力。種種屈辱與憤懣，使熱血青年益加趨

從革命運動。朱經農處此背景下，經同學龔練百介紹，遂於東京同盟會本部，由黃興監臨，宣誓加盟同盟會，他的思想與生活，從此都起重大變化。

一九〇五年冬，東京發生中國留學生反對「取締規則」事件。原來當時中國留日學生已激增至八千多人，由於教育環境未盡理想，留學生品流龐雜，部分人言行不免落人口實；加上日本政府擅用兩面手段，一面表示同情國民革命，一面佯示支持清廷政府，文部省即循清廷之請，託辭為善導激增的留日中國學生，以整頓牟利的學商學店等藉口，頒布「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留學生將其簡稱為「取締規則」，不利留學生，學生紛表憤忿抗議，部分學生且退學返國，於上海創辦中國公學，收容回國的留學生不致輟學，朱經農亦在退學返國之列。胡適、但懋辛、熊克武、任鴻雋當時均為中國公學學生。

中國公學的組織與管理，大致為共和政體的雛形，評議部為最高決策機構，執行部設置幹事，由學生公選產生，協助處理校務。教師中如馬君武、于右任等人都是革命領導人，此外秋瑾、陳其美、章太

炎、蔡鍔等人，也常往來於學校，中國公學儼然為革命黨的一大本營。不過，物理、生物、化學、數學等科學課程，因國內教師缺乏，須聘邀日籍教師講授，朱經農精通日文，所以他是學生代表，半工半讀，兼充授課翻譯，工作與學業雖忙碌辛苦，但仍與當時就讀於公學的胡適、任鴻雋、熊克武等人結為至友。一九〇八年，因修改學校組織章程與隸屬問題，中國公學爆發學潮，部分學生退學別組中國新公學，朱經農膺選為教育幹事之一，一面協同辦理學校行政，一面繼續其學業。一九〇九年，朱經農以第一屆畢業，新舊公學亦復合，朱經農留校任教兼理行政工作。

批袁稱帝筆名牛八

於農林部，公餘擔任民主報編輯兼亞東新聞總編輯，其間，他以朱澹如為筆名，經常撰文抨擊袁世凱的專恣獨裁，同時力倡民主政治。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下令封閉民主報與亞東新聞，並槍殺民主報社長仇亮，通緝朱澹如、金葆光。朱經農因使用筆名而得避禍天津，隨由熊希齡引薦，轉任工商部職員，公餘任教一所私立女子中學。

一九一〇年，朱經農的家庭支柱，他的三叔朱其懿病逝，他為擔負家計，乃扶柩返回湖南，轉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英文教席兼農業學堂翻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他曾協助焦達峰光復湖南，一度擔任湖南都督府秘書，後來焦達峰遇刺，即行辭職旅居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轉往南京協助農林總長宋教仁。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他隨宋教仁北上，任職

不久，蔡鍔於雲南起義，熊希齡辭去內閣總理職務，北京紊亂。朱經農在留美學生經理處謀得一書記員職，遂於一九一六年赴美，公餘就讀於華盛頓大學教育系，三、四年後，（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分別獲得學士與碩士學位。一九二〇年他獲遞補為江蘇省官費生，乃辭書記職，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院深造。在美期間，他與胡適、任鴻雋、楊銓等人常相往來，有關文學革命與中國未來的路向等問題，在他們的聚會討論中，都逐步蘊育出清晰的概念與構思。不過，他與胡適的想法不同，他贊成提倡白話文，但認為文言文仍不宜偏廢，認為可以文白夾夾，相

中外 互沿用，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曾討論此觀點。

蔡元培邀任教北大

一九二一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赴美考察，遇到朱經農，邀他回國任北大教育系

教授，並在女子高等師範（北師大前身）授課。朱經農授課之餘，常旁聽其他教授所授相關課程，日求進步。一九二三年，我國開始教學新制，亟需一套新課程與新教科書，朱經農應王雲五之邀，至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哲學教育部部長兼國

文章即其手筆；至於參加教會工作與慈善事業，他更不落人後。

一九二六年，朱經農赴廣州，與國民黨中央建立更密切的連繫，返回上海後，協同吳稚暉、楊銓等人推展黨務工作。翌年，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將之改為特別市，黃郛出任市長，朱經農應邀接任教育局長，公餘兼私立大學講座，雖上海市政情複雜，教育行政工作也極繁重，朱經農卻能處之裕如，並對中小學的整頓工作擬訂計畫。

文部部長，負責主編中小學各科教本，因職務關係，又兼商務印書館附設之尚公小學校長，晚上則在滬江、大夏、光華等大學授課（曾兼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及光華大學副校長）。經一番努力，完成主編全套小學教科書，此外，並完成教育大辭典的編譯工作，所編內容均稱精審，而教科書對教育的影響尤深。當時熊希齡夫婦正全力經營香山慈幼院，大力支持晏陽初創設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朱經農亦予協助。

一九二八年，蔡元培籌組大學院，朱經農應邀出任普通教育處處長，主管全國中小學教育行政。嗣大學院改組，分為中央研究院與教育部，蔣夢麟出長教育部，朱經農留任普通教育司司長，一九三〇年，出任常務次長，不久，隨蔣夢麟辭職。在職時期，政府有關中小學教育的法令、規章等，都經由朱經農主持完成原則性的學劃奠基工作。

轉任湖南教育廳長

推廣平民教育用的第一套「平民千字課」，即由他與陶知行主編；他同時為申報主編特供農民閱讀的副刊，署名「牛八」的

一九三一年春，朱經農先接辦中國公學半年，任副校長，後應聘至山東濟南，出任齊魯大學校長，並為其完成立案手續

。一九三二年，應湖南省主席何鍵之邀，接任湖南省教育廳長，名義上仍兼齊魯大學校長，一年後辭卸，專任教育廳長，在職十年半。湖南教育經清末維新運動提倡，又經地方人士之努力，已成國內教育最發達省分。朱經農任職後，更力求改進，深得地方人士之支持和稱譽。九一八後，朱經農提倡明恥教戰，於暑期召學生集訓，激勵愛國情操，訓練軍事技能。受訓諸生感受極深，「朱廳長」之名親如父兄。數年後抗戰軍興，三湘子弟，轉戰南北，立功至偉。而湖南境內亦被敵人侵入，屢次進攻，屢次擊退，學校多遭破壞。朱經農一方面料理學校遷移安置，一方面於經費支絀，通貨膨脹之艱難情形下，從事教育建設。十年中，從初期之整頓救濟，進而入中期之實施小學義務教育，開人人「上學不要錢」的新紀元。小學數目自一九三三年之二萬三千餘所，增至一九三九年的二萬七千餘所。一九四〇年六月更推行國民教育，配合新縣制，完成每一鄉鎮有一所六年制之中心小學，每一保有一所四年制之國民小學。換言之平均每一百家即有一所小學。失學兒童逐年減少。公私立中等學校由一九三二年的一百多校增至一

九四三年時的二百五十餘校。且分配全省各地，改正過去集中大城市的現象。高等教育方面，於一九三七年七月改省立湖南大學爲國立，使之進步更多。私立湘雅醫學院戰時幾陷絕境，朱經農極力支持，於一九四〇年八月改爲國立，得以繼續教學。一九四一年秋，朱經農又在南嶽創辦農、工、商三個專科學校，曾賦詩誌感：

風枝搖月影婆娑，涼露中庭發浩歌。
 騰有丹心酬祖國，欲憑時雨化菁莪。
 連雲費舍開南嶽，照眼旌旗望汨羅。

教訓十年堪一戰，前方子弟楚人多。
 時值長沙大會戰三捷之後，蓋紀實也。

抗戰勝利回學術界

一九四三年，朱經農離湘，奉命至重慶，就任中央大學教育長，校長由蔣中正主席自兼，朱氏以教育長掌理校務，當時中大爲全國最高學府，教授多知名之士，朱經農調和其間，維持教學的安定與進步。一九四四年，蔣中正辭校長職，朱經農應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之邀，轉任政務次長。是年秋，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朱經農久任教育行政工作，有倦勤之意，有意重

拾學術與著述，適值王雲五入閣從政，商務印書館乏人主持，應王氏懇請，乃轉任該館總經理兼編審部部長，公餘兼任光華大學校長，在職時，擴充商務的中學文庫爲新中學文庫，另編輯新小學文庫，爲中小學生補充新讀物。

一九四六年，朱經農當選國民大會教育團體代表，並被推爲審查憲草委員會委員，對憲法的審訂，獻替良多。不過他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卻逐漸遭到阻力，大致在一九四七年以後，商務的職員漸形複雜，董事會主席張菊生對剿共局勢的意見，頗與朱經農相左。適逢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UNESCO）在貝魯特開會，國府推派朱經農爲首席代表，他即辭卸商務各職，於一九四八年銜命赴任，並擬乘便重遊美國。及會議結束赴美後，而國內大局逆轉，他只得羈居異邦，專事著述。一九五〇年，他應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神學院之聘，出任教職及研究工作，一九五二年因心臟病去世。年六十五歲。

拒回大陸留詩明志

朱經農爲虔誠的基督徒，嚴以律己，絲毫不苟，一九五〇年，他留居大陸的舊

友，多次函邀他回大陸，並侈言保證不究既往，允其與家屬團聚，居住上海，朱經農不爲所動。他寫信給另外的友人，明述其志云：「弟不管將來國家情形如何，決不改變初衷。文天祥說：『智滅猶吞炭，商亡更採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人心中下此決心，中國不會久淪爲蘇聯附庸的。毛澤東的『兒皇帝』，不管他做多少時候，我決不受勸告，回去做奴才的奴才，餓死海外也自甘心。」信中另附一詩云：

滿階落葉滿園風，賸有秋光寂寞紅。
 轉綠迴黃驚世變，抱殘守缺老痴翁。
 傲霜叢菊香猶在，鬥雨丹楓力未窮。
 萬里蓬瀛懷舜水，千秋異曲不同工。
 詩中末兩句，指朱舜水於明亡之際，渡海講學日本，以延續斯文之事，可見其孤臣孽子之心。

朱經農晚年有志著述，旅美之初，以臨老之年，猶勤學法文、德文。不知老之將至。五十年代初，他的日記有一則云：

「我爲同盟會會員，民元轉入國民黨，對黨始終如一。黨當政時，我只守黨紀，不爭黨權。黨失敗時，流離顛沛，決不背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余因黨的關係

捨學從政，浮沉二十餘年，至今思之，實爲重大犧牲。倘以二十餘年光陰從事學術研究，埋頭著述，則今日成就決不止此。從政二十餘年，所做建設工作，均被戰爭摧毀。至今回思，一場空夢。今年老力衰，雖欲從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不過，晚年在美他仍完成中國教育思想簡史的手稿。

綜其著述，計有：「明日之學校」（譯自杜威原著，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二年初版）、「教育大辭書」（與唐鉞、高覺敷主編，上海商務，民國十九年初版）、「現代教育思潮七講」（長沙商務，民國三十年初版）、「教育思想」（重慶商務，民國三十一年初版）、「愛山廬詩鈔」（詩集，臺灣商務，民國五十四年初版）。

英文著述有「中國教育思想史」（手稿待刊）。另有論文四十篇以上，其中過半數都以教育爲主題，主要刊載於教育雜誌與東方雜誌。（龔祖遂撰）

土肥原賢二（一八八三—一九四

八）

日本陸軍大將

土肥原賢二日本法西斯間諜頭子，陸軍大將，策劃侵我中華的頭號敵人，許多投身抗戰的愛國志士喪生其血腥之手。

土肥原賢二爲岡山縣人，在岡山讀完中小學，自幼學習中文，對中國文化及中國生活方式極感興趣。一九〇四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畢業後，即派赴我國東北，執行情報活動，進一步接觸中文及中國人，遂告精通中文，說寫均極流暢，言談舉止，與中國人無異。一九二二年因其爲日本陸軍中少有的中國通，被選入陸軍大學深造，在學期間，專攻對華政略戰略及情報技術。

結業後，進入日本侵華軍參謀本部，執行特務活動，由於他嫻熟中文，於一九二八年調爲奉天督軍顧問，執行拉攏張作霖爲日本效命的任務，雖買通了張大帥身邊的少數高級將領，但張作霖始終堅持中國人立場，不爲所動，乃把張作霖炸死於皇姑屯。張作霖死後，又對少帥張學良威脅利誘，後來張學良歸順中央，易幟抗日，土肥原陰謀不能得逞。

一九三一年，土肥原升官，調任奉天特務機關長，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佔領

瀋陽，又一手炮製偽滿洲國，策動溥儀復辟，作爲日本掌控東北的工具。土肥原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由瀋陽潛抵天津，接運溥儀離津。土肥原深知要蠶食中國，必先搞滿蒙自治，再搞滿蒙獨立。十一月十日，土肥原及其爪牙先把溥儀裝上汽車後廂，避開中國軍警檢查，載到日本人開設的敷島料理店，換上日軍制服，送至天津英租界碼頭，換乘小艇出海，停在港外的日輪「淡經丸」，三天後，由營口上岸，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在日本導演下組成東北行政委員會，旋即復辟清朝，登基爲帝，對外宣稱爲「滿洲國」，其實溥儀毫無實權，一切操縱在日本佔領軍之手。

一九三二年土肥原因功晉級少將，調任步兵第九旅團長，率部入侵長城以北地區。一九三三年回任奉天特務機關長，從事分離華北的活動，利用漢奸倡言華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六月，與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簽訂「察綏協定」，要求第廿九軍軍長宋哲元在華北五省組織自治政府，爲宋哲元峻拒，日軍遂掀起長城血戰，國軍健兒浴血殲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土肥原策動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脫離中共。一九三七年，土肥原升任第十四師團長，率軍侵我華中，「七七事變」後，中國全面抗戰，情報戰為重要的一環，日本於一九三八年成立「對華特別委員會」，也就是特務總部，由土肥原任首腦，一般通稱為「土肥原機關」，為對華謀略的設計機構，直接受日本「五相會議」領導，在此機構中土肥原為陸軍代表，其他尚有海空軍及政經、社會代表，但業務運作由土肥原掌握，著名的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滿人金璧輝）即其得力手下，加緊展開對華特務活動，作了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

一九三九年抗戰高峰期，土肥原升任第五軍團司令，再調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一九四〇年調陸軍省高級軍事參謀，規劃太平洋區情報活動。一九四一年四月，晉階陸軍大將，並任航空軍總監，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空軍在其指導下，兇焰熾盛，縱橫東南亞。一九四三年日軍因戰區擴大，盟軍反擊力強，敗象漸露，土肥原調任日本東區防守司令官，一九四四年調升第七方面軍司令官，率軍入侵馬來西亞，擊潰英軍防衛部隊，進據新加坡，再揮軍侵入蘇門答臘、爪哇和婆羅洲地區，氣燄

復盛。一九四五年初調回日本，任陸軍教育總監，不久，美軍發起跳島作戰，進窺日本本土，土肥原臨危授命，調任第十二方面軍司令兼第一軍團總司令。但日本的厄運已到，是年秋，戰敗投降，土肥原被列為甲級戰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三日死於鴨巢監獄，結束了罪惡的一生。（劉先軍撰）

劉廉一（一九一〇—一九七五）

國防研究院第二期

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正科班

三軍聯大第五期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處處長

陸軍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師長

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陸軍副代表

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陸軍第六十七軍軍長

國防部第三廳廳長

大陳防衛司令官

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

劉廉一湖南長沙人，生於一九一〇年

（清宣統三年）三月十五日，父親劉祖武，字肖泉，母親張淑卿，生劉廉一等姐弟

四人，他排行第三。

投考軍校獻身革命

劉廉一小學畢業後，就讀嶽雲中學，成績優異，民國十五年畢業時，正值軍閥割據，國難當前，他具有革命青年的豪情壯志，毅然從軍報國，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擔任基層軍官，參與北伐剿共等戰役。

民國廿六年，考入陸軍大學第十六期深造，民國廿九年陸大畢業，由於在校表現傑出，發表為軍政部部長辦公室參謀。民國三十一年，出任軍政部貴州扎佐陸軍步兵訓練演習場上校團長。

劉廉一以學校所學的知識，實踐於部隊教育訓練方法的改進，獲得上級嘉獎。民國三十二年調任陸軍第五十四軍少將參謀長，深受軍長方天的倚重，在滇西反攻作戰中，表現優異。

民國三十三年，調任陸軍總部參謀處長，襄佐盟軍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屢立戰功。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投降，劉廉一協助策劃受降大典與接受復員計劃，由於思想周密，部署得宜，再次獲得肯定。

民國三十五年，出任陸軍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師長，襄佐闕漢騫軍長，與共軍周旋作戰，功勳顯著，而有常勝將軍的美名。

五強代表備受尊崇

民國三十六年，劉廉一以優秀將領出任我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陸軍副代表，輔佐團長何應欽將軍，與世界五強的軍事代表，共處一堂，研商全球戰略方案，深受盟軍尊崇。

民國三十七年，受命出任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主任，主持剿共戡亂作戰計劃，多次立下戰功。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大舉進犯舟山群島，在劉廉一親身參與作戰下，經過二天三夜浴血苦戰，終於粉碎敵軍進攻的企圖，稱之為登步島大捷。

國畫大師永誌大恩

民國四十年，劉廉一調國防部第三廳廳長，主管三軍編制、教育、訓練作戰的大計，由於計劃周詳，成效卓著，保送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受訓，在同期學員中表現突出。民國四十一年，升陸軍中將。

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受命大陳防衛司令兼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整頓外島防務，從事地方建設，由於領導有方，紀律嚴明，深受層峰賞識。

民國三十八年冬，劉廉一於六十七軍軍長任內，國畫名家國大代表溥儒化名佟兆豐，由上海逃難到舟山時被捕，因為心生恐懼不吐實情，被誤認為共謀待決時之險境。

由於劉廉一及時出面援救，躲過大難之後，溥儒為感念劉廉一救命之恩，特繪贈鯉魚跳龍門名畫留念，永懷大德。

驍勇善戰戰鬥英雄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大陳對岸共軍集結海陸空軍強大兵力、船艇，猛攻一江山島，強登上岸，戰況激烈，劉廉一急令部隊火速增援，奈當時天候異常惡劣，風高浪急，無法成行。

一江山島守將王生明驍勇善戰，曾膺選民國四十三年國軍戰鬥英雄，與劉廉一交誼篤厚，極受器重，此番率領七百官兵奮勇抵抗來犯共軍，浴血苦戰五十三小時，至最後一人，王生明自戕殉國，七百官

兵全部壯烈成仁，一江山島陷落。

二月，層峰為保存實力，下令大陳列島守軍全部撤回台。百姓隨軍行動，均得妥善安置。

三月，大陳防衛部撤銷，調任總統府參軍（參軍長黃鎮球）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入國防研究院第二期受訓，與陳岱礎、潘震球、毛松年、張希哲、華心權、蔡孟堅、王多年、蔣廉儒、胡一貫、侯程達、張國英、周宏濤為同期同學，與同學友好問學交遊頗受尊重，益專心於進德修業博覽兵學典章，結業後，並兼任三軍大學教職，講授大部隊戰略戰術及三軍聯合作戰要旨。並應前台灣民防副司令王成章之請，寫「大陳民防回顧」一文，立論精闢。

光榮退役滬江校長

民國五十年，出任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對強化三軍部隊訓練教育、提昇國軍戰備戰力、充實軍事設施，頗具成效。是年杪，任期屆滿，調任國防部聯合作戰委員會副主委兼執行官。民國六十一年初，屆齡退伍，時年六十二歲。

劉廉一近半世紀戎馬生涯，迭膺重寄

，屢建殊功，獲頒雲麾、忠勤、勝利、寶鼎、九星、光華等勳章十餘座及美國自由勳章。

民國六十一年初，甫卸戎裝，旋受滬江高級中學董事會聘請，出長該校。

嗣突感身體不適，醫院檢查結果，證實患有直腸癌，於民國六十二年十月經三軍總醫院開刀後，小有起色。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赴美醫治，雖予最新藥物治療，終因腸癌細胞擴散，回天乏術。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八日，逝於美國，年六十五歲，安葬於美國俄亥俄州辛辛納提市郊公墓。（王培堯撰）

薛岳（一八九六—一九九八）

中國憲政學會常務理事

陸軍一級上將前敵總指揮

貴州省主席

湖南省主席

廣東省主席

海南衛戍總司令

仰慕岳飛矢志從軍

薛岳陸軍一級上將，曾任集團軍總司

令、兵團司令、前敵總指揮、貴州省主席、湖南省主席、廣東省主席、海南衛戍總司令。抗日名將，為三次長沙大捷的指揮官。

薛岳，原名仰岳，字伯陵，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清光緒廿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廣東樂昌人，為一小型自耕農家庭。

時值中日甲午戰役，馬關條約的恥辱使全國瀰漫在自強雪恥的氣氛中，因而其父為他取名仰岳，仰慕岳飛的意思。及長，自認僅仰慕岳飛不足以稱其意，乃去掉「仰」字，單名岳，以現代岳飛自況，並立志從軍，報國雪恨。

一九〇七年進入黃埔陸軍小學習軍事，鄧演達、葉挺均為其同學。三年後畢業，深受廣東新軍一再起義的影響，秘密加入同盟會，隨朱執信從事革命活動。二次革命以後，再恢復軍校學生生涯，於一九一五年進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深造，兩年後畢業，再入保定軍校第六期，與鄧演達、張發奎、李漢魂、陳逸志為同期同學。但薛岳未等到畢業，即於一九一八年先行離校，南下追隨鄧鏗，任中華革命軍

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上尉參謀。一九二〇年隨軍回師廣東，討伐桂系岑春煊。當時鄧鏗任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調薛岳任機槍連連長。翌年，機槍連擴充為營，薛岳升任營長。

廣州突圍保衛孫文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鄧鏗奉命組成大總統警衛團，由第一師參謀長陳可鈺任團長，薛岳為第一營營長，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是年十二月初，孫文大總統溯珠江抵桂林，設置大本營指揮北伐，薛岳隨軍扈從保護，十分盡力。翌年三月，鄧鏗遇刺身亡，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觀音山總統府。薛岳率第一營與陳部相持竟日，保護孫文及夫人宋慶齡安全突圍，微服登上海軍軍艦脫險。

事後，革命軍變更計畫，改攻福建，以期打開新局面。十月十八日，孫大總統在上海電令許崇智，把許部改稱「東路討賊軍」，由許崇智任總司令，蔣中正為參謀長，薛岳奉派為總司令部中校參謀。一九二二年升任粵軍第八旅上校團長，一九

二四年升任粵軍第一師少將副官長，旋調任參謀長。翌年蔣中正率部東征陳炯明時，薛岳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四師少將副師長兼團長。在戰鬥中，薛岳表現勇毅強悍，一九二六年春被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少將副師長兼第三團長。

北伐王師戰況激烈

同年初，北伐軍迅速擊潰吳佩孚主力，薛岳率第一師隨總司令蔣中正行動，任總預備隊。九月初，自長沙集中瀏陽，準備開始對江西境內孫傳芳部的攻勢。

南昌攻守戰，是北伐軍與孫軍搏鬥最烈的戰役，雙方爭奪城垣得而復失者兩次，北伐軍在這裡遭遇出師以來最大的挫折，部隊多有敗退的，惟薛岳兼領的第三團始終勇敢奮戰。十月三日，蔣總司令召集全師官兵訓話慰勉以第三團做模範。蔣氏檢討這次挫敗，地圖不準確是主要原因。這對於薛岳是一重大教訓。其後二十餘年，他行軍作戰以及公餘更注意研究實際的地理環境和地圖。

江西全境肅清，革命軍即開始作東下滬杭的準備，戰鬥序列重行部署，第一軍第一師隸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前敵總指

揮是白崇禧。十二月中，薛岳升代第一師師長率部東行。師次上饒，蔣中正總司令電令薛岳每日報告進展。由於浙江軍政人員的傾向國民政府，故革命軍進行順利迅速，三月十八日克復杭州後，各軍即分途合擊攻取上海、南京。薛岳率第一師由杭州進至嘉興，為使大軍在這一湖沼河汊錯縱地區運動容易，薛岳獲得各地青紅幫頭目的合作，通知徒眾同時分別架設便橋以利行軍，因之，在短時間內即直衝至閔行，與友軍合圍攻擊上海，三月二十日克之。

收復上海料敵機先

上海的迅速克復，除革命軍強大的攻擊以外，各行業工人在市內的種種活動，也是促使直魯軍不能固守上海的一大主因。從此工人的氣燄在共黨分子策動下更加高張，國民黨在當時就決定清黨，在上海如何著手？白崇禧與薛岳的意見不同：白主張先解決工人糾察隊，薛主張先將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以下首要共黨分子用宴會方式先予一網打盡，當時白崇禧是前敵總指揮當然他的主張占先，在採取行動之前，白崇禧先將薛岳部隊遠調蘇州，

改調第二十六軍來上海接防，薛岳因此憤而辭職，南走廣州。

從「清黨」到「寧漢對立」，才到「寧漢合作」，為期僅五個月，但政局千變萬化，令人目不暇給。這時薛岳在李濟琛的挽請下，出任廣東新編第二師師長，埋頭練兵，沒有捲入漩渦。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張發奎率第四軍回粵，通電「護黨」，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歡迎汪精衛及國民黨內之汪系中央委員到廣東，情勢一變。李濟琛離職，張發奎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將粵境軍隊重加整編，薛部改編為第四軍教導第一師，薛岳仍任師長，黃琪翔是軍長，從此薛岳與這一著名的「鐵軍」袍澤同患難共生死近二十年。

此一時期，國民黨內派系林立，蔣中正也在野，局勢動盪，各方面對張發奎的行動痛加責難，汪精衛等在上海盡力為他辯護。不意這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個共黨主持的大暴動出現於廣州。駐廣州的第四軍也有被煽動而參加。張發奎以變生肘腋，初感無從著手，幸廣州河南第五軍防地安靖，張往會商後，即於當夜乘艦赴肇慶調薛岳的第二師星夜回師廣州。十三日拂曉

薛部首先到達河南會合第五軍反攻廣州，激戰竟日，卒將這一暴動收平。張發奎因此更受輿論斥責，軍長黃琪翔被免職。第四軍改由繆培南任軍長，薛岳任副軍長。接著因廣西黃紹竑軍及海道南運的陳銘樞部的強大壓力，乃於十二月二十日離開廣州移向惠州、河源一帶。繆、薛以陳銘樞原屬第四軍同袍，曾通電歡迎回粵主政，並與陳磋商請率軍由海陸豐入境，以便第四軍取道河源、興寧入贛北上。但陳卻有完全消滅第四軍計劃，拒絕此項磋商，積極準備對移動中的第四軍予以致命打擊。

孤軍深入直搗敵營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陳部以遭遇戰與第四軍激戰於龍川，第四軍不利，乃由繆、薛各率一師趨五華、興寧以拊陳軍之背，獲大勝；嗣因黃紹竑軍步步進逼，夾擊情勢形成，繆、薛為制敵機先乃以主力轉而迎戰黃軍，雙方爭奪五華附近高地，搏鬥非常激烈，第四軍師長一員於此陣亡，兩方參戰部隊損失至少三分之一並有多至三分之二的。此役廣東軍人自相殘殺，卻理不出一作戰的最高目標。

因此，是年一月九日蔣中正總司令復職後，就電令各就原地停止待命。一月十五日，繆、薛乃遵令即將前線部隊開始撤退。二十四日，全軍集中贛境安遠，旋復取道贛東北上，二月四日到達寧都，奉蔣電令開赴皖南。三月十八日，全軍乘船至浦口，轉赴蚌埠宿州，旋即集中運河車站正式納入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戰鬥序列，在第三期北伐戰爭中擔任津浦鐵路正面作戰任務。四月五日，軍團會戰命令頒布：第四軍輕裝裹糧，孤軍深入作一大迂迴直搗滕縣，截斷奉魯直軍歸路。

四月十四日攻擊開始，敵步步後退至滕縣附近，乃利用鐵甲車往返鐵道線上掩護其炮兵猛烈射擊，企圖以逸待勞，薛岳親督炮兵步卒作主力攻擊，十八日早遂克滕縣，旋繼續追擊，二十九日又克界首，繼續向濟南挺進。五月一日到達。不幸，五月三日，日軍攻擊濟南事件發生，第四軍奉令折回界首候命。旋於九日改道汶上、東平北渡黃河。三十一日，全軍到達德州。同時閻錫山部自平漢線北進，奉魯軍乃東走，北京天津相繼克復。

中原大戰驚天動地

這年七月十一日蔣中正正在北平湯山召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舉行會議決定整理軍事方案。繆培南、薛岳聞訊乃召集第四軍上校以上軍官於德州開會，討論請願裁兵，當經一致決議：由團長以上署名電請中央政府請將第四軍先行裁去。八月中，第四軍奉令調駐泰安，並汰弱留強，縮編為陸軍第四師，師長仍由繆培南擔任，繆原擬挽薛岳任師部參謀長，但他決心解甲，遂婉辭，並南下至九龍暫住。

裁軍問題引起各方猜疑，以致釀成大规模的內戰，史稱「中原大戰」，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連續近三年，各方面軍人互相離合，變化奇突。第四軍也不例外；初奉蔣中正命令自魯至鄂討伐桂系，旋又自由行動自鄂南下，與桂系合作倒蔣！薛岳自退居九龍後，不直接聞問這些變化，到了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當張發奎與桂系合作倒蔣時，始至廣東廉江重回第四軍。張發奎當時原擬襲取廣州，不意陳濟棠派蔣光鼐率部先行進占廣西藤縣，並向北流攻擊，張發奎不得不回師，二月十六日，被蔣軍擊破，實力大減，乃急渡潯江整訓，再縮編為三團，薛出任第三十五團團長，待機再舉。

一九三〇年四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又聯合舉兵倒蔣。六月初，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七軍自廣西入湖南，占領衡陽，繼續北進。張發奎則率部循北伐軍舊路抄襲醴陵，然後會合李、白部隊占領長沙，大有直搗武漢的聲勢。不意師次平江，忽獲悉後續部隊在衡陽、祁陽間被自粵北上之蔣光鼐、蔡廷鍇兩部所扼阻。李、白、張等召集各將領會議定進止，薛岳提出自湘趨贛直走浙江的大計劃，因當時中原大戰正酣，中央軍駐防蘇浙者極少，如乘虛東趨，對於全局必可發生大影響，但多數將領不贊成此一計劃，而決定回師協擊蔣、蔡兩部，直取廣州，作為根據地。但在七月二日於衡陽附近激戰兩晝夜，蔣、蔡部大勝，第四軍及第七軍遭遇北伐以來所未有之慘敗，部隊潰散，到了桂林只餘十分之二、三。各將領均心灰意冷，惟吳逸志堅持掙扎到底，李、白諸人亦主重整旗鼓再度進取。七月十四日，李宗仁任命薛岳為第四軍第十師師長，下轄兩團，就收容部隊編組，寄望薛岳第四軍再造新生命！

廣東的陳濟棠爲了不使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有喘息的機會，繼續派部隊追

擊入廣西進占賓陽等地，同時，雲南軍隊也進入廣西攻向南寧，李宗仁、白崇禧令薛岳率部阻擊，十月二十五日薛岳在武鳴平馬墟力戰受傷，終未能挽回危局。十二月十五日，奉李、白命令重新改編，薛因傷交卸師長職務，調任設在柳州的中央軍校第一分校校長。至一九三一年五月，由於胡漢民被解除立法院院長事件，陳濟棠與李宗仁、張發奎竟化敵爲友，薛岳對這樣的離合不以爲然，於五月二十日辭卸軍校校長，仍回九龍暫住。

剿共酣戰方興未艾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張發奎更把握機會，申言北上「抗日」。但各方面對他的行動都懷戒懼。至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軍政部才正式核定第四軍旅、團番號，人事則迄未發表。七月九日，張發奎電汪精衛力主明令調任薛岳爲第四軍軍長，吳奇偉爲副軍長。得到的覆電是：張發奎不准辭軍長職，但准予給假出洋考察，由吳奇偉暫代軍長。因之，薛岳仍暫住九龍至一九三三年五月始奉蔣中正委員長電召赴南昌，旋被任爲第五軍軍長，在崇仁就職。

薛岳就任第五軍軍長後，隨即參加第五次江西剿共。一九三三年秋，蔣中正委員長基於前四次剿共經驗，重編戰鬥序列，將剿共部隊區分爲東路軍、北路軍、西路軍，薛岳出任北路軍第六路總指揮，以第四軍吳奇偉部爲主力，擔負進攻贛南共軍的新任務——由於福建「人民政府」事變，國軍的行動遭受遲阻。

延至一九三四年一月杪，薛岳始率各部集中永豐，先修公路，築碉堡，加長封鎖線，因爲這一次國軍的戰略戰術是基於橫縱、縱綫封鎖線的碉樓及公路，鞏固本身之兵站，再逐段向南推進，始終把握主動地位，占取有利地帶與共軍作戰。三月中，國軍全線開始總攻擊，薛岳的第六路軍與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兼領的第三路軍齊頭並進，五月一日，第四軍克復共軍占據逾五年的龍岡，這是位於永豐、寧都、興國間的重鎮。從此薛部就深入中共的蘇維埃區，步步爲營，必待碉堡公路築成再繼續推進，六月初，共軍第三軍團彭德懷部曾經反攻，雙方對峙，六月二十日，薛部防地縱綫封鎖線完成，掩護居民收穫。

八月初，共軍林彪、彭德懷等主力集結寧都、廣昌、石城沿線阻禦國軍東路軍與北路軍之第三路軍，另以一部抵抗薛部前進，九月十一日，薛部步兵在空軍及炮火掩護下猛衝突擊，超越未築成公路之前三十餘里，急行停止。第四軍本擅長輕裝急進，但在總方略下，甯捨己長以求各路軍協調，自我克制，可說是這次總攻擊得能成功的主因。

十月十日，薛岳率第四軍主力克復古龍崗，這裡扼興國寧都的孔道，作零都、會昌之屏藩。它的易手說明國軍的封鎖圈已將緊縮合圍了，十四日，共軍開始由興國馬鞍口一帶分股突圍，先趨崇義大庾地區，因粵軍兜擊，乃改向湖南，佯犯全州，炫惑湘軍，主力乃獲偷渡湘江天險，自是經通道錦屏進入黔境。

孤軍突圍窮追猛打

共軍突圍後，軍委會派第四軍擔負追擊任務，第四軍矯健快速、堅毅強悍，為最佳追擊部隊。薛岳率領第四軍自龍崗經蓮花、衡陽、東安一帶緊躡共軍後尾窮追不捨，十二月二十六日與盤踞貴州鎮遠的共軍第一軍團接觸，激戰一晝夜將其擊潰

，克復鎮遠。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薛岳乘汽車赴馬場坪會晤貴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商定黔軍固守遵義，以便追剿軍行動。不意王部竟未能達成任務，川軍行動亦不一致，共軍乃於一月七日占領遵義，幸第四軍以急行軍於一月八日趕抵貴陽郊外，才保全這一西南省會。

不過，薛岳的追擊軍，實在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第一支進入黔境的中央軍，他深知地方軍人割據自雄的心理，因之，到達貴陽，嚴令全軍駐防城外，其本人單身入城往訪王家烈，以示無他，並企求獲得他的合作。

得到承諾，王家烈才揮軍反攻，於一月十九日克遵義，失而復得僅十二天，然而毛澤東就在這十二天內奪得共黨的最高領導權。

遵義是黔北富庶地區的中心，共軍在強大壓力下為保存軍力，不得不暫時放棄，在四川雲南邊境流竄一陣後，旋於二月二十八日復陷遵義。

蔣中正委員長深恐共軍以遵義為中心整頓休息後進取四川瀘州敘府，掌握四川，乃於三月二日飛抵重慶，嚴令川黔各軍圍攻。三月十二日，第四軍與川軍合力克

復遵義，共軍越過仁懷、遵義間碉堡封鎖線後又南渡盤江，以主力徘徊於貞豐附近，四月十八日，薛岳自貴陽馳赴嶺關指揮追擊，共軍乃西走入雲南。

蔣委員長因應時地，重頒戰鬥序列，任命龍雲為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岳為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除統率入黔中央軍外，所有滇、黔兩省軍隊均隸屬之。薛岳深知龍雲的地方色彩更濃於王家烈。因之早在貴陽即兩次派重要人員赴昆明訪龍雲，獲龍雲同意交換金蘭譜結為兄弟，尊龍雲為大哥。當共軍入滇後，蔣中正初令薛岳只率一縱隊追擊，以免龍雲猜疑，不與合作。薛岳乃婉商詢問龍雲「需要多少兵力援助！」龍雲電覆請率全軍急行入滇。五月三日，共軍抵達金沙江南岸徘徊，薛岳率各軍緊躡其後。五月四日，薛岳的前敵總指揮部即進駐昆明。共軍聞風乃渡江北走，這一西南大都市乃得保全，這就是後來對日戰爭中的重要根據地。

金沙江上戰雲密布

五月八日，薛岳獲悉共軍將渡金沙江，乃決定乘其半渡盡殲之。九日，薛部集中準備渡江，不幸金沙江北岸無兵防守，

川軍又放棄西康的會理、西昌沿線險要，共軍乃長驅北走，以一部阻撓薛部渡江。十六日，薛部渡江。共軍再北走，二十五日，又越大渡河溯河西走，進陷瀘定城，六月六日，又攻占榮經、天全與偷渡嘉陵江西來之徐向前部會合。幸川軍楊森所部奮戰，將其驅逐至松潘西南毛兒蓋地區。

六月十五日，薛率部開始集中雅安、康定、瀘定、榮經地區，趕築碉堡、公路、飛機場，以防共軍復來。二十日，薛岳乘汽車赴成都面謁蔣委員長，第四軍亦奉命集中成都。八月七日，薛部自川西轉駐川北江油一帶，準備阻擊自毛兒蓋地區北來的共軍。薛岳為明瞭甘肅省地勢，先於十三日自江油北行，二十四日抵文縣，沿途所經羊腸小道狹窄曲折，較湘、贛、滇、黔諸省的山道崎嶇，糧食補給困難更甚。薛岳正擬規劃如何解決，二十八日忽奉蔣的電令：另有任務，速率部集中利川萬縣。九月一日，乃沿嘉陵江乘船南下重慶，旋率主力集中南充待命，另部則推進武都，完成川北陝南包圍圈。

十月，毛澤東率部進入甘肅，徐向前後由毛兒蓋地區四陷丹巴、天全、雅安，十一月二十三日佔榮經，企圖東窺成都，

南渡大渡河，與自湘西經黔西入川的賀龍部會合佔據川滇黔邊區，川軍與戰不利，全蜀震動，蔣中正急令薛岳晝夜兼程回師馳援，先以一部坐鎮成都，然後取捷徑分進，於十二月十五日冒雪克復榮經，又挾戰勝餘威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收復天全、蘆山，成都、重慶轉危為安。

高山險阻飛渡鄉關

由於這次經驗，蔣委員長乃命兵工修築川康公路，藉利攻守，薛岳為避免由大相嶺、攀登高山險路，不取雅安、榮經、漢源、瀘定舊路線，另測定自雅安經天全而接瀘定全長三百里之新線。是年夏，將雅安環城路線築成，以作樞紐。正擬繼續延展雅、天段工程，乃以兩廣事變發生，奉令將築路事宜交劉文輝接辦。薛岳即率部出川移鎮黔境。一九三七年五月出任貴州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蔣中正正在成都召集軍官訓話，指出薛岳統率的第二路軍長征追擊徒步二萬餘里，前史所無，而沿途所經高山巨川荒涼險阻，更為前人用兵所未經歷，是一件值得記錄的大事。至於保全重要城市並以堅忍強毅精神用事實

表現於地方軍人之前，對於西南各省更是一劃時代的新啓示。川滇黔三省軍民對於赤腳草鞋身先士卒的薛岳將軍都留有深刻印象。故而「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蔣中正任命龍雲為第三預備軍司令長官，以薛副之，就是希望用薛的聲威坐鎮這一大後方。但薛岳不願安逸遠處戰地之後，再三請纓。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離黔，廿二日抵南京，接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屬第三戰區左翼軍總司令陳誠指揮，二十五日抵抗日前線。

開封會戰風雲變色

抗日戰略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持久困敵」，以粉碎日軍的「速戰速決」。但上海保衛戰，因政略影響戰略，使國軍陷入「陣地防禦」被動的地位，數度戰鬥後主力受損。十一月十二日，自上海撤守吳縣、福山、無錫、澄湖一線，原計可據守預築之國防線堅固堡壘，不幸多不及用，日軍又乘勝追躡，國軍喘息未定，秩序大亂，以致局勢一瀉千里，南京杭州相繼失守，各將領中惟有薛岳堅忍不拔，蔣委員長乃特任為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收容整理各部隊，退保皖南。一九三八年一月，開

始實施游擊戰術，乘虛蹈隙，攻克敵後若干城市，第四軍是始終與薛相隨的，他的老同學，共軍葉挺也以新編第四軍軍長收編江南各地共軍部隊，在薛岳指揮之下作游擊戰。

一九三八年五月，戰爭重心集於徐州鄭州沿線，同月十一日，薛岳奉令離安徽屯溪飛漢口，翌日隨蔣委員長飛鄭州，當夜即轉往商邱指揮隴海線各軍策應徐州會戰。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蘭封會戰，當時日軍判斷中國軍隊必已紊亂不堪，事實上確是有些無秩序，即如薛岳擔任這一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的書面命令也是在七日之後才奉到，幸薛岳的戰地指揮威望是素為各將領敬佩的，他到達商邱與各部隊長親自通電話指揮攻守進退，因之迅速掌握局勢，在這一會戰中給予日軍悍將土肥原師團一重大打擊，蘭封城亦失而復得，五月三十日，蔣中正頒令：任薛岳為第一戰區前敵總司令，所有湯恩伯、商震、胡宗南諸部均歸他指揮，戰區長官程潛回鄭州坐鎮策劃。

河南省南部是平原，又有隴海鐵道，是機械化的日軍馳驅的良好所在，國軍不

宜再蹈上海戰役覆轍，六月一日，薛岳乃遵令飭各部隊按計劃轉移豫西。四日，又遵令派隊發掘楊橋東之黃道口黃河堤構成氾濫，使日軍不得西犯，從此戰局重心轉趨長江兩岸，蔣中正頒布武漢衛戍區戰鬥序列，薛岳被任為第一兵團總司令，乃於六月十日解除第一戰區職務，南下江西指揮南潯鐵路線作戰。

這時日軍企圖自九江南下攻略德安、南昌，再西趨長沙，截斷粵漢線，以包圍攻擊武漢三鎮。因之，薛岳決心先挫其鋒芒於初發。十月十日，德安萬家嶺附近的殲滅戰，日軍攻勢為之頓挫。然另數路日軍則於十月二十五日攻佔武漢。

師法武侯古為今用

十一月十二日，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火焚長沙，釀成抗戰史上的一大敗筆，弄得人心惶惶。蔣中正委員長親至長沙慰撫民眾。旋調薛岳代理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坐鎮長沙。翌年四月真除並兼湖南省主席。

他深切體認湖南是中國最大穀倉，人口眾多，民性強悍，兵員補充極具價值，政治心理尤關重要。因之，他與白崇禧多次辯論（白主張在衡陽以南作戰），堅持

固守長沙。他決心用「人和」來克服「地利」，發動居民將長沙以北大小道路都徹底破壞，稻田內亦灌滿水，使日軍車輛及重武器都無法運動，除自身攜帶之彈藥乾糧外，其他補給均無法運送，使其優勢逐漸轉弱，至接近長沙則變為劣勢。而長沙守軍背湘江為陣，以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和街市家屋戰的周密準備與部署，在湘江西岸岳麓山重炮兵支援之下，以逸待勞，堅強阻擊。同時在平江、瀏陽山區的國軍則俟日軍迫近長沙，自側翼及其背後猛烈攻擊。日軍既無輜重，又首尾不能相顧，只有崩潰之一途，這就是後退決戰法。薛岳指出這是淵源於西元二五八至二六三年諸葛亮所創的戰例（見「資治通鑑」卷七十七魏紀九），比西方人熟知的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戰例要早一千五百餘年。

長沙會戰三挫日軍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三次發動對長沙的攻勢，薛岳始終秉持上述指導原則沈著指揮。第一次長沙會戰，日軍先在贛北發動，然後六路分進合擊在湘北展開真面目行動（因此日方記載中稱此役為贛湘會戰

。但由於自贛北趨湘北瀏陽及由鄂南通城南下湘北平江的日軍均須通過長逾一百六十餘公里之山岳地帶，道路崎嶇運動聯繫困難，故只有分進而未發揮合擊之效。而薛岳則澈底運用戰區所有兵力，採取絕對攻勢，於長沙近郊以反包圍破了日軍之包圍，全力擊退日軍，於戰術上開創誘敵殲滅戰法的新紀錄。

有了這一經驗，薛岳更具有信心。而於一九四一年九月第二次長沙會戰（日方記載作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日軍僅以主力集中湘北、贛北、鄂南均無動作，更予薛岳一放膽轉移兵力集中使用的良機，故當日軍迫近長沙郊外意得自滿大肆宣傳之際，國軍已形成外線有利態勢在兩翼及日軍之後斷行反包圍，結果日軍只得狼狽北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方作第二次會戰），發生在珍珠港事變以後，日軍以為國軍多轉用策應香港之戰，不意國軍調動迅速，在日軍攻勢發動之初各軍均秘密趕返預定地點，薛岳亦進駐岳麓山，督率長沙守軍以昂盛士氣進入街市土堡固守，結果，日軍惟有藉公開宣稱「掃蕩完了，返回原地。」以掩飾其又

一次失敗。但指揮這一會戰的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惟幾卻自承對「敵情判斷不適中，以致作戰之後段陷於相當困難的狀況，徒予敵戰勝之感。」事實上，不僅中國為這一勝利而鼓舞，美英的議員、報紙也都歡迎這一捷報，正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所指出：這是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惟一決定性之勝利，「每日電訊報」社評也說：「際此遠東陰霧密布中，惟長沙上空的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日軍經過三次挫敗的教訓，乃調集一個師團專注訓練市街戰，並改變攻擊方向，轉攻長沙以西的常德，企圖作為側擊長沙進襲重慶的跳板，以為這是第六戰區，非薛岳指揮範圍，殊不知薛岳為湖南省主席，對常德有守土之責，故而一九四三年常德會戰開始，薛岳即運用兵力支援，日軍雖經市街戰訓練，但仍無法制壓守軍，只好放火焚城。但日軍入據常德僅一日，就因薛援大軍的攻擊而被迫撤退。日軍卻宣傳是「任務完成，自動回守原地」。但東京大本營立即派副參謀總長前來糾正。因為東京是希望固守的，但已無法挽回。因之發生統帥權問題。充分說明東京、南

京、漢口的日軍指揮部由於這一失利而發生摩擦了。然而在另一方面則正如陳納德將軍在其回憶錄「我與中國」(Way of a Fighter) 書中第十六章所指出：「常德之戰具體地證明有良好指引的美國空中支援和華軍地上部隊的配合是可以遏止日本人的。」

在同一章中陳納德曾以很多美好語句來記述薛岳：「薛將軍第九戰區的軍隊是在給養缺乏之下多年對日本作戰的軍隊的典型。」「由薛岳和他的軍隊看來，史迪威所謂除非在美國人指揮下中國人將不能戰鬥者，實屬荒謬之至。在我觀察三年來兩人抵禦共同敵人的動態之後，我以為薛氏在戰略和戰地指揮方面都勝過史迪威。」

陸空協戰曇花一現

不幸中美陸空協同作戰，曇花一現，旋即由於史迪威與陳納德兩人戰略觀點不同而告擱淺。一九四四年五月，日軍集主力發動一次打通粵漢鐵道的會戰，除動員兵力數量較過去任何戰役為多以外，同時特別注意以下幾點：(一)鐵道兩側山地的占領與掃蕩，(二)先打通湘江用船運重炮先攻擊岳麓山，(三)正面作戰部隊推進時步步趕

築公路以利補給。可以說是用盡各種方法務求攻略長沙，薛岳原曾希望陳納德的美第十四航空隊能支援步兵並出動轟炸漢口以南水陸交通線。不幸陳的主力被用在印緬戰場了。因此，在日軍力量增強華軍力量反而減少的新情勢下，六月十八日長沙遂告失守。

長沙棄守後，史迪威等美軍將校以為衡陽亦將陷落，日軍亦作如是想，六月二十三日，日軍挾戰勝餘威奇襲衡陽。但二年前堅守長沙成功的第十軍早已遵奉薛岳計劃進入衡陽市郊陣地，嚴密佈防，予日軍迎頭痛擊，日軍攻勢頓挫。七月十五日，日軍經補充後再對衡陽實施強襲結果又告失敗，重加補充，其司令官親臨前線指揮重炮猛轟後於八月五日再興第三次攻擊。八月八日，守軍力竭，衡陽失陷。

手榴彈戰日軍剋星

由日軍記錄顯示：衡陽攻守戰歷時四十三日。日軍使用兵力大於淞滬會戰，傷亡更甚於淞滬，經過七年抗戰，華軍有此堅強表現，實大出意外，甚至若干日方記載中有將此役比之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之旅順要塞戰的。尤其使日軍驚佩的是守

軍最重要武器只是手榴彈，攻擊部隊又是曾經市街戰特別訓練投手榴彈的，今竟為中國人制壓。

九月八日，蔣委員長再下令調整戰鬥序列，薛岳的部隊由湖南調往湘桂鐵路線，歸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指揮。不久，日軍意外的攻陷桂林、柳州，更顯出薛岳固守湖南穀倉五年的價值。薛部由湖南移駐桂東縣，繼續阻止日軍向贛縣、遂川一帶攻擊，因為此一地區的飛機場正是中美空軍轟炸日本本土的前進基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日軍無條件投降。薛岳奉令主持南潯地區受降。九月廿四日由桂東進駐南縣，指揮督導收繳日軍裝備及遣送日俘事宜，殆一切就緒後，以國家大事已了，乃解職歸鄉。

一九四六年夏，共軍陳毅部聚集蘇北、皖北、魯南、魯西，進窺徐州，威脅京滬；劉伯承部出沒蘇、魯、皖、豫邊區，企圖切斷隴海鐵道，阻絕徐州、鄭州交通。顧祝同督師日久無功，是年五月，蔣中正總統乃任薛岳為徐州綏靖公署主任。到任九月，籌策作戰，傾覆陳毅經營多年的臨沂根據地，轉困其於魯中山區；又逐劉伯承渡河潰逃，久被共軍切斷的津浦鐵路

徐州、堯城段交通完全貫通。薛岳預計再半年即可完全肅清山東全省，不意已投降共黨的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別有用心利用嫉功妒能心理，製造人事摩擦，使薛岳不能安於位，一九四七年五月，奉調任國民政府參軍長，顧祝同又重回徐州。這使薛岳非常憤激，在徐州交接式中，薛岳特引述其廣東先賢袁崇煥故事，指出他的離職對共軍是一大喜訊。

百戰功成將軍解甲

戰功彪炳的薛岳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這是中華民國最高勳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又贈他一枚自由勳章，以表揚他在中日戰爭中的功勳。

一九四九年初，國內局勢的迅速變化，蔣總統不得不宣布暫行引退，在離職前採取了若干重要的善後措施，其中一項就是任命薛岳繼宋子文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受命於危疑震撼之秋，仍充滿信心全力以赴，首先將廣州市政府改制，任命他的親信助手李揚敬為市長，於是事權統一，財政可統籌支配運用，同時他又將全省保安團隊改編為五個師以保衛治安。

更重要的是實行粵桂聯防，與白崇禧切實合作，希望保守兩廣地方徐圖再舉，但不幸當時局勢太動盪了，若干因素無法把握。

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即告不守，薛岳的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十二月又奉命兼任海南防衛總司令，但軍心渙散，無力再戰，始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奉令撤退來台。來臺後，獲聘總統府戰略顧問，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行政院政務委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九六五年九月，晉升陸軍一級上將；先後榮獲雲麾、寶鼎、干城、河圖、忠勤等勳獎章十餘種。晚年寓居嘉義縣竹崎鄉，生活寧靜，深居簡出，惟對國政之關懷，從未稍減。每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開會，他到會主持，態度謙虛，溫和有禮，全無軍人的固執或強悍作風，與他交談令人如沐春風。

薛岳晚年身體素健，卒因軍事已高，病魔纏身，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病逝，享壽一百零三歲。（蕭新民撰）

李萬居（一九〇一—一九六八）

新生報董事長

公論報創辦人

台灣省參議員

幼讀學塾一波三折

李萬居，臺灣省老報人，青年黨人，黨外民主運動的先驅，曾返回大陸參與抗日，於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返台，任台灣省參議員，公營台灣新生報董事長。一九四七年創辦公論報鼓吹民主政治，一九五一年當選民選省議員，連任三屆，於一九六六年病逝。在省議會因為敢言，有「鋼砲」之美稱。

李萬居，字孟南，台灣省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人，生於一九〇一年六月廿三日。祖籍福建詔安，於明末清初時渡海來台，卜居諸羅縣笨港（今雲林北港）口外，農漁為生，傳至李萬居為來台之第七代。其父李鏡，讀過幾年私塾，粗通文墨，日人侵台後委為保正，自家開設「興德堂」草藥舖，販售藥材。七歲時，李萬居由其父送入蒙館，追隨塾師李壇（步雲）讀書識字，同學多為堂兄弟。一九一〇年台灣流行痢疾，李父不幸感染，醫治無效去世。十歲的李萬居只好輟學，參與農作，隨

叔伯下海捕魚，維持家計。

一九一四年五月，李萬居的堂兄李西端聘前清秀才董拱來家授業，邀李萬居一起就讀，李母考量家計因素原不同意，但在李西端的勸說下勉強同意。得來不易的機會，令人格外珍惜。在董拱的嚴格督導下，李萬居依序研讀秋水軒尺牘、小倉山房尺牘、幼學瓊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書，初步奠定了國學基礎。

一九一五年春，李萬居因家貧無以為繼，只好再度輟學，並在母親的安排下，至數公里外的林投園外婆家，設館教授初啓蒙的幼童。當時李萬居年僅十五歲，初為人師難免惶恐，只得將所讀過的書籍一再研究，並竭盡所能扮好為人師表的角色，因此頗受家長的好評和學生的敬重。

父亡母喪赴滬求學

一九一六年，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強力推行日語，成立海口厝公學校口湖分校，教授日文，其目的在訓練治台助手，年齡較無限制，十五歲的李萬居徵得母親同意，入學就讀，晚上繼續教授漢文，由於教學認真，慕名前來者日眾，乃在梧北村調天宮設館授徒。不過由於口湖地區地瘠

民貧，李萬居學生雖多，卻收不到學費，家計困窘，不得已於一九一九年春結束教學生涯，由鄉前輩林平霄介紹，至北港溪南岸的布袋街（今嘉義縣布袋鎮）擔任「鹽場監視補」，即鹽警察。薪水菲薄，然李萬居節儉，不吸煙，不賭博，所以每個月尚能存下些許金錢，寄回家中貼補家用。

李萬居赴布袋街後，由於其姐李藕已嫁，家中僅剩母親吳嬌一人獨居。李母性情剛烈。守寡以後脾氣更形暴躁。在日本統治之下，苛捐雜稅日重，李母不堪忍受，亦無力繳稅，遂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懸樑自盡。母親的死，對十八歲的李萬居是一大刺激。他辭去鹽警察的工作，返回家鄉，一個人住在父母遺留下來的草寮。次年春天，在其堂叔李九鎮、二堂兄李西端的資助下，李萬居開設養雞場，然運氣不佳，不到半年即因雞瘟流行，損失慘重，草草結束。其後，李萬居結識一位姓中山的日本人，經由他的介紹，謀得臺中烏日糖廠管理員職位。

李萬居赴臺中任職之時，正值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積極推動會務時期。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自決主義瀰漫全

球，各殖民地民族運動勃興。臺灣知識分子受時代思潮的刺激，產生民族自覺，對日本在臺的殖民政權展開批判，並進行抗議和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舉辦演講，推崇祖國文化，引起李萬居內心的震撼。

一九二二年夏，與他年齡相若的堂兄林李捆罹患腦炎，日本人視為傳染病，把林李捆隔離在一所荒僻的草寮內，不許人接近。李萬居不理日警阻撓，毅然隻身前往照料，可惜仍無法挽回堂兄的生命。不料林李捆下葬後，日人疑李萬居會受感染，將他幽禁，關了四個月才放出來。獲釋後，李萬居決心返回祖國，得到日本警察藤本的協助，取得「渡華旅券」（即護照）於一九二四年春乘輪抵達上海，時年二十四歲。

到上海後，進入開北一所國語補習學校學習國語，這所學校是為初到上海不懂國語的閩、粵籍學生所設立。在國語教師齊鐵恨的指導下，學習吳稚暉所發明的注音符號，努力克服語言障礙。是年秋天，操著一口不甚流利且閩南腔濃重的國語，李萬居進入文治大學就讀。由於僅接受過初步的國學教育，進入大學後，他覺得功

課很重。

與潘競修詩句唱和

出身農家的李萬居發揮鏗而不舍的精神，日夜刻苦研讀，逐漸提升自己的程度。其間，他曾與鄰座女同學潘競修小姐文字往還，詩句唱和。當時兩人的詩作，有幾首留存至今。

秋夜讀蓼莪

李萬居

愁聽西風萬籟吹，深宵不寐讀毛詩。
 蓼莪半句腸千斷，風樹一聲血萬絲。
 十載終天恨抱盡，三春罔極報無期。
 孤哀萬萬榮艱客，濕盡衣襟只自悲。
 蓼莪是詩經中的一首詩，是孤兒哀嘆自己的處境。李萬居父母雙亡，感受特深，因而寫下這首七言律詩。此詩老師評價甚好，李萬居遂抄寫一份送給潘競修。潘小姐雖年僅十八歲，但國學基礎不錯，很快便有回音，也是七言律詩。

校樓夜座

潘競修

課餘兀坐一身遙，愁聽車聲起逆潮。
 匝地風雲心已碎，過江烽火發先焦。
 幾時得遂和平願，何日能將憂恨消。
 海角層樓聊寄足，不堪清冷可憐宵。

韶華虛度暗傷神，學業拋荒愧見親。
眼底乾坤更憂擻，胸中意氣益輪困。
難憑濁酒消閒恨，應借金經淨俗塵。
明月半沈人不寐，最無淨土可安身。
李萬居接到潘競修兩首和詩，亦步原韻，回敬二首。

步韻

李萬居

雁聲驚動故鄉遙，萬種愁懷似逆潮。
荊棘逢臺傷已遍，烽煙祖國惜成焦。
牢騷滿腹憑誰訴，歲月廿年恨忽消。
同是天涯零落客，可憐最惟此寒宵。

又

秋殘羈旅倍傷神，鍾子難逢孰可親。
細雨瀟瀟魂黯黯，寒燈寂寂意困困。
未酬萬丈英豪氣，豈避三分世俗塵。
月上紗窗人太息，飄飄最是客中身。
李萬居將他與潘競修和的詩抄錄下來，寄給臺灣的堂兄及堂侄們。家人接信後，以為李萬居有了女朋友，其實他無此心，和潘女純係詩文往來。

章太炎門下受嚴教

一九二五年夏，李萬居趁暑假回台探親，返滬後，轉入民國大學就讀，受教於國學大師章炳麟（太炎）門下，章太炎對

這位勤勉誠樸的台灣青年，頗為關照，見他身裁高大，充滿剛毅之氣，向他說：「你到日本去學軍事如何？」李萬居莊嚴的
回答：「我不想去日本，要出國，我就去法國。」原來他在上海迫於生計，在中華書局充檢字工，青年黨人辦的醒獅報由中華書局承印，他在報上讀了大批國家主義的文章，大感興趣。青年黨領袖多留法學生，因而他想留法。

赴法留學入青年黨

一九二六年夏，李萬居再度回台，攜回「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供姪兒李水波研讀，並把留法想法告知堂兄李西端，李西端四出奔走為他湊足旅費。他遂於是年秋，繞過半個地球，抵達法國巴黎，先節衣縮食，補習法文，而後於一九二八年夏始進入巴黎大學「勤工儉學」攻讀社會學，致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思想及普魯東學說。對普魯東的「自由聯邦」及「互助制」社會非常嚮往，因而認同中國青年黨以理性言論促進溫和改革的主張，遂加入青年黨為黨員，參與青年黨法國支部「先聲報」的發行工作。一九三二年夏，李萬居取得巴黎大學學位，乘輪返滬。

是年秋抵上海，將其留法時的譯作「法國社會運動史」、「關著的門」、「詩人柏蘭若」、「為誰寫作」、「戲劇與教育」等書交給上海商務、中華、中正等書局出版。次年三月，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聘李萬居擔任編譯。

結識妻子寫詩紀情

這時候，李萬居已卅一歲了，已有成家的念頭。不久，鍾賢澍出現在他的生活中。

鍾賢澍是湖南長沙人，年齡二十七歲，在上海伯特利醫院學習婦產科，與同學劉光壁小姐非常要好。劉光壁是李萬居留法同學劉鵬九的妹妹。她常帶鍾賢澍等人和劉鵬九一同前往上海留法學生聚會場所周自拔的家中，因此與李萬居相識。鍾賢澍面貌秀美，身材修長，出身書香世家，父親鍾冕南是前清秀才。李萬居對她一見鍾情，傾心仰慕，但卻苦於無從啓齒。至於鍾賢澍，雖對李萬居的耿直敦厚頗有好感，但此時尚未有交男朋友的念頭，在知悉李萬居獨身後，自告奮勇，打算為他介紹對象。

一九三三年夏天，鍾賢澍完成學業，

至上海永安紗廠第二廠擔任醫務室主任。初秋某日，鍾賢瀟約李萬居到位於吳淞口的永安紗廠宿舍，爲他介紹一位護士小姐。李萬居應約前往，對鍾所安排的「相親」虛應一番，心中實另有所望。傍晚回到住所，李萬居興奮異常，立刻作了一首七言絕句：

初訪賢瀟歸途有感

數點漁燈日正昏，淡然物色足銷魂。
十年夢斷芭蕉雨，寥落西風憶故園。

詩作好後，照例抄一份寄給鍾賢瀟，一份寄回臺灣。李萬居也將此詩拿給留法同學、著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黎烈文看。黎得知好友心事，極力慫恿李萬居向鍾賢瀟展開熱烈追求。自此，雙方感情日益進展，李萬居也寫下更多的詩：

秋日訪賢瀟不遇

心情別後餘惆悵，閒踏秋風落葉來。
佇立空階緣底事，屐痕何處認蒼苔。

申江郊外獨坐有感

試將心事寫新詩，萬木難容我一枝。
獨坐湖光驚落葉，歸來憔悴又秋時。

海上寄懷賢瀟

歇浦樓頭感索居，別來消息近何如？
平生最愛湘山水，魂斷秋聲正雨餘。

一九三四年底，李萬居與鍾賢瀟終於論及婚嫁，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上海新亞酒樓舉行婚禮，伴娘是劉光壁，由南京市市長馬俊超證婚；男方主婚人是眼科醫生張錫祺，女方主婚人是曾任湖南省省長的趙恆惕。婚後，鍾賢瀟辭去紗廠的工作，在自己家中開設診所，行醫濟世。

隨王芃生投入抗戰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國駐日本大使館參事王芃生自日返國。王芃生夫人鍾賢英爲李萬居夫人鍾賢瀟堂姊，兩家時相往來，李與王相談頗契。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中正委員長召見王芃生，命組國際問題研究所，提供日本資料及各國動態供決策參考。王芃生邀李萬居參與工作。九月，萬居奉命親往香港、廣東、越南等地佈置情報網；一九三八年更說動日本社會主義者青山和夫答允出任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戰略研究之顧問。青山和夫爲共產黨員，不滿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向李萬居表示願意投奔重慶，從事有關對日反戰宣傳工作。青山和夫原即與王芃生熟識，李萬居得悉青山和夫的意願，決定將他帶回中國。抗戰期間，帶一個日本人入境，實非

易事。李萬居與青山和夫抵達湖南衡陽時，被當地軍警疑爲日本間諜，扣押三十多個小時。李萬居百般解釋，並以身家性命擔保，才核准放行，到達漢口。後來，青山和夫也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第三組服務，至戰後才回到日本。

一九四〇年冬，李萬居奉調至重慶曾家岩漁村；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本部上班。次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對美國珍珠港海軍發動突擊，太平洋戰爭展開，日軍對香港、菲律賓展開攻擊，廣州灣、越南一帶，也爲其次要目標，李萬居精通法文，派赴越南佈建情報網；珍珠港事變發生，王芃生立刻派李萬居出任駐粵港區辦事處主任，趕赴雷州展開工作。

雷州半島蒐敵情報

在雷州半島搜集日軍情報，李萬居冒極大的生命危險，但爲了報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工作期間留有吟咏，洋溢著民族大愛和報國熱忱：

雷州旅次感懷

烽火中原已五年，征塵愁煞海南天。
丹心萬劫雄圖在，忍聽東都泣杜鵑。

其二

頽然醉裡且忘情，最怕更闌酒亦醒。
踏盡人間艱難路，雄才豈竟是書生。

贈月友同志
不許中原聘敵騎，沙場誓願表英安。
人前掩淚酬家國，誰信雄心屬女兒。

弔石達開
蜀中去後無蹤跡，半壁河山未竟功。
剩有詩篇遺恨在，西江嗚咽哭英雄。

欲憑赤手驅胡虜，百戰功虧一簣功。
韜略千秋垂史乘，未應成敗論英雄。

敵犯雷州違難廉江元宵寄內

明月團團照小園，元宵景色滿黃昏。

柔情欲寄何從寄，兵燹中原幾斷魂。

其二

雷州烽火雁書沈，南國征人感不禁。

斜倚欄杆勞悵望，試將紅豆寄同心。

弔延平郡王

三百年間一脈存，浩然正氣滿乾坤。

聲威永樹思明島，義烈長留鹿耳門。

彭派怒潮猶有恨，嶙峋赤壁應歸原。

萍蹤踏遍歐亞土，為覓靈方振國魂。

一九四三年二月，日軍登陸廣州灣，

企圖席捲西南，進而南北夾擊重慶，逼國

民政府投降。由於很多臺籍人士為李萬居

羅致從事情報蒐集工作，置身淪陷區，所

冒風險甚大，他為同甘苦，變裝親往聯絡、視察，並重新佈置情報網。一九四四年，日軍急欲解決在中國的戰事，分從各處積極發動戰爭，八月陷衡陽，九月犯桂林，重慶方面令李萬居斟酌狀況返重慶，十月湘桂路日軍圍攻桂林，萬居不得已攜同妻子撤至貴陽，再搭汽車返重慶。在逃難旅程中，目睹難民慘狀，賦詩述懷：

日本進犯桂林違難湘桂途中雜詠

其一

妻挑鍋碗夫挑兒，行乞街頭為止飢。

千里行來疲憊甚，那堪風雨又相欺。

其二

萬里西行背老親，貧窮益發見真情。

流亡自古艱難甚，忠孝而今尚有人。

李萬居偕妻兒雜在流亡人潮中，歷經磨難，經桂林至貴陽。於一九四四年冬回到重慶。

勝利還鄉文章報國

勝利還鄉文章報國

一九四五年春開始，太平洋戰局急轉

直下，盟軍步步逼近日本本土，勝利指日

可待，李萬居在重慶創辦「台灣民聲報」

，自任發行人，以連震東為主編。揭發五

大任務：(一)宣揚三民主義思想，喚起臺胞

愛護民族的情緒。(二)暴露敵寇罪行。(三)報導臺灣一般動態，以及介紹臺灣文物和居民的風俗習慣、生活狀態等等。(四)籲請祖國人士正視臺灣民眾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標。(五)爭取臺胞應享的自由。

「臺灣民聲報」為半月刊，李萬居每期均配合時勢撰文鼓吹，如創刊號之「太平洋戰局與臺灣解放」；第二期「敬悼羅斯福總統」、「馬關條約五十週年紀念的意義」；第三期「由歐戰結束談到臺灣問題」；第四期「確立臺灣的法律的地位」；第五期「臺灣淪陷五十週年紀念感言」；第七期「如何安置來歸的臺灣青年」；第九、十期合刊「臺灣民眾並沒有日本化」。

是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李萬居獲授勝利勳章，並奉派返臺接收。據聞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曾以第一、華南、彰化三銀行，囑李萬居任擇其一接收，卻為李萬居婉卻，而選擇接收新聞事業。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李萬居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返臺，接收日據時期之「臺灣新報」，將之易名為「臺灣新生報」，自任發行人兼社長，並訂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接受日本臺灣總督兼方面軍

司令官安藤利吉降書典禮的十月二十五日爲創刊日期。

日本雖無條件投降，但臺灣日軍並未受摧毀，且來臺接收官員之人力、素質均不足以使臺灣行政、工商各業恢復正常運作，因而留用甚多日人，在臺日人的舉動影響社會動向。其次，日人在台統治長達五十一年，台胞固不少深懷民族意識起而抗日，或湍返祖國從事復國運動者，但絕大部分臺胞只能逆來順受隱忍日人統治，其自甘爲異族賤奴欺壓同胞者爲極少數；但隨著臺灣光復而來的民族意識高漲，卻造成往日政治意識不同者間之微妙互動關係，亦爲影響臺灣安定。復次，來臺接收之官員、軍隊官兵，除極少數外，對臺灣一無瞭解，臺灣民眾也因日本統治者教育、宣傳策略的影響，除少數知識分子外，亦不瞭解大陸政局發展及國民政府對臺灣的期望，雙方有相當程度之隔膜。

李萬居身任臺灣最大報社社長，乃擔起溝通之責。「臺灣新生報」創刊次日社論，即對在臺日人與臺胞，提出忠告與勉勵。社論首先指出日本因決策錯誤，違背民族自決潮流，企圖同化臺灣爲其南進航空母艦，又因貪慾過度，向中國大陸及南

洋作非分發展，終至敗亡；但日人或不服輸，或認爲若干年後可捲土再來，這是錯誤想法。並忠告日人：(一)不可陽奉陰違，企圖阻撓中國的接收工作；(二)服膺真理，確實承認失敗事實，不再傲慢自大；(三)臺灣問題之解決，爲清算中日關係之一環，日人應趁此機會重新認識中國。並勉勵在臺官民，努力建設臺灣，進而使中國真正富強，以確保臺灣永不再失；臺胞在前日是奴隸，今日則是主人，做了主人責任也加重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臺灣新生報」社論，以「答臺胞問」爲題，對臺胞處境、長官公署軍事統治、臺胞與來臺接收官員之關係、社會治安等問題，提出疏解。二十八日社論，又以「告在臺日本人」爲題，提醒日人需忘卻以前統治者姿態，以免刺痛臺灣人民的感情，又不可盜賣公物，破壞或隱藏武器陰謀不軌等。三十日社論「要救濟在日臺胞」，則揭露在日臺胞慘狀，提醒政府竭力贊助社會領袖，將在日臺胞載運返國。至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北市專賣局人員取締私煙致傷人命事件發生，該報也有中肯之評論，可惜衝突日漸擴大，書生言論，僅是空谷

足音而已。

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二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爲省政府，由魏道明任主席。九月二日，新生報改組爲公司，常之南任總經理，李萬居升爲董事長，但因董事長是虛銜，李萬居不甘尸位素餐，乃決定自創新報，公開向外募股，並於十月二十五日正式發行「公論報」，自任社長；發行人由其在上海之老同學陳祺昇擔任；內弟鍾國元任主任秘書、國大代表蔡雲程爲總稽核；鄭士鎔爲總編輯；李梅生爲副總編輯；編輯主任爲黃星照；總經理爲蔣偉之；陳奇祿爲「臺灣風土」主編；何欣爲「文藝週刊」主編；名散文作家王聿鈞爲副刊「日月潭」主編，兼編「史地週刊」；于衡爲採訪主任。

「公論報」爲二全張，分成八個版面，第一版爲國內外要聞，第二、三版爲社論與國內外新聞，第四版爲生活版，第五版爲各地通訊，第六版爲臺灣地區要聞，第七版爲經濟新聞，第八版爲副刊。其中以第四版最爲活潑，分別以藝術、臺灣風土、體育、世界網、畜牧獸醫常識、婦女、小朋友園地、教育通訊等主題輪流刊出。史地週刊及臺灣風土之作者，如楊雲萍

(八十五) 傳人名外中

、陳榮、方豪、高去尋、嚴耕望、林衡道、陳奇祿等人，皆成文史研究之大家。

李萬居雖為青年黨員，但「公論報」卻無派系色彩，如一九五〇年該報員工二百餘人，內有國民黨小組組織二個，青年黨人甚少，絕大部分員工未參加政黨，李萬居亦曾指示其侄兒李水波：「心中不可有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其祖先皆由福建遷來臺灣定居，希望大家眼光放大，團結一致，和氣如一家人。」「公論報」言論亦多從國家、民族長遠之發展看問題，如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社論「維護本省的人事制度」，即強調地方自治實施，民選縣市長上任後，不應因個人好惡隨意更換事務官，應保持臺灣人事制度事務官中立之良好傳統，避免引起事務官之不安與政府之混亂。又如大陸淪陷，中樞播遷臺灣，對思想問題十分敏感，「公論報」亦曾提出諍言，呼籲多施管教，勿一味鎮壓。

省議會五虎將之一

台灣光復後，先由各縣市成立參議會，再由縣市參議會選出省參議會參議員，李萬居與黃國書、顏欽賢、連震東、鄭品聰、謝娥、南志信、劉明朝、簡文發、陳

啓清等十七人由臺灣省參議會選出，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代表各界赴南京出席制憲國民大會，李萬居並在會場發言，謂臺灣已具備地方自治條件，極力主張應該先實行地方自治。又對內地人有歧視臺灣人的現象，提出改正的呼籲。此一呼籲，南京中央日報曾予顯著刊載。是年十二月廿五日，中華民國憲法完成三讀，李萬居回台仍任參議員，由於他曾留法，信仰民主自由，對國家民主憲政寄望甚深。一九五〇年大陸淪陷，中樞遷台，李萬居質詢言論益形尖銳，諸如大陸淪陷的責任、民生主義可否修改、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戒嚴令取消、台灣何處去等問題，使執政當局無法承受，但義之所在，其勇往直前的個性，終未稍改。

一九五一年台灣省參議會改為省議會，李萬居當選省議員，以後連選連任兩屆，與郭國基、吳三連、郭雨新、李源棧合稱省議會「五虎將」。一九六〇年和雷震、高玉樹籌組中國民主黨，以制衡國民黨，遭當局阻撓未果，而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鬱鬱而終，享年六十六歲。

從政時期的李萬居關心國計，亦注意民間疾苦。於參議會副議長任內，曾先後

組織山地考察團、鹽業考察團、農業考察團、林業考察團等，赴全省各地深入考察，撰成各種建議，送請省政府施政參考。有關山地行政方面，分就教育、政治、經濟建設、衛生、警務等五部門，提出五十條改進方案。糖業方面，則提出「挽救臺糖方案」；鹽業方面則建議政府恢復精製鹽場，林業方面則主張造林與伐木，應求平衡並改善工人待遇，而省府對他的各項建議，亦多能充分採行。（王培堯撰）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千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快自然，幽默有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